

17.06

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
(续编)

第二辑

宜昌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宜昌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宜昌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编审情况与编纂成员名单

本辑经过县政协领导张儒学、高秉焱、杨树葆、陈精求、屈家宽和许代发、田永林以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集体审定。

编纂成员：

编 审

张儒学

高秉焱

杨树葆

陈精求

屈家宽

许代发

责任编辑

田永林 易行炜

封面设计、题字

杨德典

目 录

千里驰援 保卫宜昌·····	马千毅 (1)
梁山坡激战·····	蒋治英 (9)
东山寺战斗亲历记·····	兰金安 (13)
√宜昌反击战的点滴回忆·····	蒋治英 (15)
√宜昌河西战场轶事·····	陈剑声 (19)
土门垭反攻战片断·····	李云芳 (23)
第五师与宜昌人民战斗在一起·····	康步高 (25)
我参加丰宝山战斗的回忆·····	傅金和 (32)
石牌要塞防卫战斗亲历记·····	马千毅 (35)
鄂西会战大事记略·····	省政协文史办 (43)
气壮天台·····	陈友义等口述 谈崇高整理 (48)
朱家坪之战与“百坟”·····	赵子和 (52)
分乡场之战的回忆·····	周上凡 (54)
天宝山雷家畈国军痛歼日寇目击记·····	周瑞兰 (59)
回忆敌后抗日挺进军·····	周上凡 (63)
“抗日忠烈民人江质堂” ——记江质堂拒绝日伪职务不惜牺牲的经过	
江权三·····	(69)
回忆50号兵站医院·····	吴世杰口述吴克泳整理 (75)

“庙河电报局”和它抗战时期的工作·····	张昌瑚 (78)
七十五军在宜昌抗日及受降纪略·····	李世亨 (83)
抗战时期中共宜昌县党组织概况·····	韩国元 (86)
冷善远与宜昌抗战剧团·····	黄永和 (89)
抗战时期宜昌县的救亡团体及其工作简介·····	郑学武 (100)
抗战初期宜昌见闻琐忆·····	方北雁 (106)
沦陷时期宜昌县日伪政权的机构 设置及施政情况·····	韩国元 (113)
日寇侵宜之暴行·····	蔡大泽 (117)
忆刘忠祺老师·····	黎祥清 (122)
吴奇伟在三斗坪印象记·····	黎祥清 (126)
卢邦俭任宜昌县长的二三事·····	黎若水 (131)
于国桢在三斗坪见闻录·····	黎若水 (135)
《宜昌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勘误表·····	(140)
对《解放宜昌的战斗——宜当战役》 一文的质疑·····	刘思华 (141)
编后·····	(142)
政协宜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 员会成员名单·····	(144)

千里驰援 保卫宜昌

原国民党陆军 108 军 241 师副师长

马 千 毅



1939 年底，日寇在侵占汉水以东各地区后，接着又沿汉宜公路突破汉水，分两路直取沙市与荆门，占据了鄂中沃野千里富饶产粮区，为巩固其掠夺粮仓，并打通长江沙市以西的航道，控制水运，封锁长江南岸。於 1940 年 1 月上旬分两路西进，一路由荆门沿当阳南下，一路由沙市沿长江西进。直迫川鄂交界扼守长江咽喉鄂西重镇——宜昌，来势甚猛，形势紧迫。原守备宜昌城只有一个团，并在荆门形势紧急时抽两个营北上增援，荆门失守时退到当阳玉泉山一带，宜昌形成一座空城。

当时驻防重庆北碚，担任重庆卫戍任务之原国民党 18 军，奉命抽调一个师，以 18 师（师长罗广文）增援宜昌。分乘轮船 30 多艘沿长江东下，船队航行至云阳观音滩时，遭敌机轰炸，炸损一艘，伤数人。我轮上对空射击部队，猛烈交叉还击，击落敌机一架，机上飞行员跳伞坠入江中，带伞漂流到

节附近江面被捞获，解送重庆，我船队继续急驶前进。

1月15日轮入三峡，师长罗广文召集全师连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也是一个动员会。他说：“这次我师奉命增援宜昌作战，时间是仓促一些，从接到命令到出发，仅两天半时间，各种作战准备有些不周到，连出发前的军事会议都延迟到今天才边走边开。本来想在重庆上船后即召开，又遇上敌机扰乱……宜昌是四川的东大门，它的守与失，关系到战时大后方的安危，维系着抗战的前途和命运，要高度认识这次增援宜昌的重大战略意义。这次作战，从地势上来说，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西靠大山、南屏大江，无虑敌情。但我们是背水阵，无退路，是不利的。然而历史上背水阵获胜的有不少先例。我们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气概，奋勇杀敌，为民族存亡而战，战斗到最后。无令不准后退。配备的两个山炮营，没有同时出发，可能后到一步，这对我们战场火力有一定影响，我们要依靠自己，充分发挥步兵炮的火力。司令部各处按职责迅速将在重庆所领到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在到达宜昌前按一级配备发到连，连分到各班，以充实第一线战斗力。从我们船队在云阳遭敌机轰炸，判断敌已知我军行动，企图阻止我军前进，现在已进入三峡，虽有天险可依，但仍要加强戒备。今夜分停在巴东、秭归、巫山，作好战前准备。卫生队检查一下，不能参战的病号，留下集中送到巫山野战后方医院。除采买外，一律不准下船，以防止敌谍混入船上，让弟兄们今晚好好睡一觉……”。他讲完后，参谋长李文伦将宜昌外围地形地貌、道路桥梁，就地图作了详细介绍，并将各团及师直属部队的任务、战斗指导方针、占领阵地态势、位置、战场联络和战斗准备（包括构筑工事、掩体）及要求，作战命令下达。并指示师指挥所设在二马路太古洋行仓库。

16日中午船队出三峡，分别在南津关、西坝、小溪口登陆。各部队按预定划分地区，急速前进，抢先占领宜昌外围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工事：54团占领宜昌正北去30余华里宜当公路两侧土门垭、鸦鹊岭、龙王洞接连分乡场一线；53团占领宜昌东北20余华里三界岭、土地岩、黄家场一线；52团除以一个营扼守江边至古老背一带外，两个营作师预备队；高射炮营分别在小溪塔以西分乡场以南荫蔽地带开设阵地。

17日晨6时，敌机在宜昌上空进行侦察，10时许敌机10余架飞临阵地及城内上空投弹轰炸。据战区司令部通报，荆门之敌侵占当阳后，先头骑兵部队继续沿公路南下，预计17日侵抵宜昌附近，后续大部队约一个旅团也兼程前进，可能在17日晚到达。江陵之敌，16日渡过漳河向问安前进，估计18日侵抵宜昌东面。师部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加强东北两面防御力量，並急电请战区部增调部队由远安向当阳攻击前进，抚敌之背，以减轻我师威胁。

下午敌寇数百人，在其炮击后，向我土门垭、鸦鹊岭阵地冲击，我守土官兵与敌激战。自午到晚敌冲突数次，均被我军击退，毙伤敌二十余人，全线阵地屹立不动。入晚，赶急补充枪弹，修复和加固工事並构筑部分掩体。我和参谋长随同罗师长到第一线，看望官兵，慰勉有加，並告诫团营各级军官，这是敌人试探性的攻击，大的战斗还在后头，必须加强战备，加固工事，多构筑掩体，多备干粮和水，阵前除工兵架设的铁丝网外，还多设置障碍，鼓励士兵作战意志，连排长要身先士卒，要到最紧急的地方去，要采取积极防御、相机出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当时，我是在部队出发前一天到达重庆的，由成都军校高教班学习毕业考试刚完，奉命赶回师部，仍回参谋处任作战参

谋的。

18日拂晓，敌机30余架在我阵地和城区上空轮番低空轰炸，敌炮兵也同时密集炮击我阵地，我官兵沉着避入掩体，严阵以待。待敌炮延伸射击，我官兵随即冲出同来犯之敌展开战斗，敌多次突击，均被我击退，阵前留下不少日寇尸体。下午，敌增援一个联队，分成两股，一股窜入常家岭、珠宝山，一股窜入谭公山，抄到我54团背后，情势紧急。我师速命师预备队全线出击。54团的预备队员乘势回击，将敌夹击于谭公山下，把敌完全击溃。于是，我军乘胜突进，夺回郭家冲、珠宝山、黑弯脑、六子山诸要点，宰获甚大，毙伤敌700余，我军亦有伤亡。

配属我师的高炮营，上午击落敌机一架，击伤二架，我前线官兵为之欢欣鼓舞，士气大振。于是敌机不敢再低飞猖狂，下午敌机未敢再来。

另外，正北土门垭正面之敌，18日夜，以小股偷袭我宜昌西北阵地分乡场，被我守军击退，抬了几具尸体回去。

19日晨，敌炮艇数艘，溯江西上，迫进宜昌东谭家铺登陆有数百人，沿古老背江边，水陆并进，迫进到离宜昌约七八华里处，情况急迫。52团防守沿江的一个营，於昨日抽两个连与窜犯龙泉铺之敌遭遇正激战中，使江防力量减弱。师长命我将师直部队（工兵营、侦察连、机炮连、警卫连两个排）组成一个战斗队，工兵营长谢增勋任队长（1949年任166师师长，随罗起义，现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参事室主任）、我任副队长，分两路沿江前进，在郭家冲、杨岔路与敌遭遇，发生激战，敌炮艇向我部炮击，战况较紧。我工兵营将杨岔路江边美孚油库炸穿着火，火随油流入江中，满江大火，适江风大起，火趁风势，将敌炮艇烧毁数艘，敌大乱，我部乘

势分两路向敌攻击前进，收复了谭家铺，解除了江防之危。

20日敌再增援一个旅团，机、炮联合轰炸，更加猛烈。尤其所投弹夹有大量燃烧弹，使我阵地前后树木大多着火。53团阵地三界岭树木连片，燃烧尤烈，许多阵地工事被毁。此时敌增援数千，集中突击53团阵地。窜至郭家冲、珠宝山、威胁我54团背后。师预备队增援上去，但敌众我寡，未能阻止敌之冲突。昨日被击退到谭家铺以东之敌，复纠集千余进犯至干溪河，我部退到干溪河西岸坚守，战斗甚为激烈。敌我伤亡都大，工兵营谢营长重伤下去，由我率领坚持战斗，因河水浅可以徒涉，敌我在河岸边互相冲杀，伤亡较大，侦察连长、机炮连副连长及三个排长阵亡。坚持至夜幕来临，退守城区。53团退守城区外面与敌战斗，因无工事可守，复退入城区与敌巷战，坚守几座楼房和仓库。敌前进困难，入夜，敌退至城外，战斗停息。当晚得军令部命令：“退守宜昌外围”。师直属部队随同师指挥所转进至西坝，53团脱离接触，夜渡长江南岸处守。52团在战斗中失散较多，迅速收容起来，撤至南津关接连西陵山据险防守。师部及直属队和配属高炮营，集结於南津关，师部渡江撤至平善坝。

5月19日与敌激战甚烈，在阵前阵内与敌反复冲杀，连、排长身先士卒，与敌肉搏奋战，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敌我尸体混杂陈于阵前，战况空前悲壮激烈。下午，敌又增援冲击，鸦鹊岭一带阵地，数处被敌突破，团长皮轩猷亲自带领团预备队，冲向前去，他振臂高呼：“弟兄们！为民族生存战斗，消灭日寇！冲啊！”官兵也一齐高喊：“冲啊！”一齐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战，反复冲杀，几进几出，喊杀声、枪支碰击声，交织成为一曲慷慨悲歌，致敌我陈尸，遍布山岗，而我鸦鹊山阵地入暮前，仍巍然屹立。惟我英勇善战的54团

团长皮轩猷在这一仗中为民族献出了生命。该团三营营长彭纯亦英勇牺牲，四连和九连连长以及四个排长也为国而捐躯，士兵伤亡达400多人；加上连日的战斗，该团伤亡近半。真如唐岑参诗句所描绘的悲壮情景：

“胡骑频临凛风起，
战士军前半死生；
大漠穷秋衰草凄，
孤城落日斗兵稀。”

入夜，我随同师长参谋长前去54团阵地，看望官兵们。对皮团长、彭营长及几位连排长为国牺牲，深表哀悼，嘱卫生队带领民兵将尸体抬到西陵山下掩埋，连夜将伤员送往三斗坪，并命令54团副团长李维勋代理团长。师部中校参谋周吉光调为副团长。三营副营长谭辉武升任营长。鉴于54团伤亡较大，由52团抽调一个营归54团指挥，并勉励全团官兵，化悲痛为力量，克服疲劳，加快修复工事，补充枪弹粮水，准备更大战斗。

20日，由于53团阵地被敌火攻突破，退守城垣，形势突变，战局急转直下，师撤出宜昌外围据守。54团撤出土门垭和鸦鹊岭，转进至分乡场沿小溪河西岸布防，构成侧翼阵地，以掩护师之撤离宜昌城。21日，该团再撤出小溪河，退至分乡场沿西陵山北段，凭山据守。

整个战役於20日晚终止。

这次战役，虽历时仅4天，但从战斗一开始，其激烈程度，逐日增长，未稍间断，尤以19、20两日战斗空前激烈。我军仅以步兵轻武器抗击拥有陆海空优势兵力之敌，犹能重创敌寇，我全师官兵在战斗上已尽到最大努力了。如果不是奉命撤离，罗师长是会战斗到最后—兵—卒的。而电请战区部

派兵增援一事，直至撤离时，还未见信息。我师完全是孤军奋战，罗师长在撤至南津关时，他站在关后山头上，遥望宜昌城，一片漆黑，他失声痛哭了。

先是我师16日下午进城后，师政治部迅速发动群众，组织青壮年5、6百人，分成若干担架运输队，前往战场服务。将我师前线受伤官兵能及时撤离下来和枪弹食品饮料送到前线，起了很大作用。这些青年，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学生，一经发动，便踊跃参加，愿为抗击日寇保卫家乡贡献力量。其中有十几位女青年也是自愿参加的，她们被分到战地卫生队和卫生兵一起担任救护工作，做出了不小贡献。这次作战，宜昌青年在前线伤亡的也有七、八人，只可惜在那戎马仓猝战火纷飞的情景下，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我师到达宜昌后，罗师长要政治部除召集青壮年参加战地服务外，对所有老弱幼约五千人，组织撤离，由政治部派人率领分向西陵山区黄陵庙及渡河南岸大桥边安置，带走所有粮食，坚壁清野，敌寇进城，只得到一座空城。我师撤离到外围，待友军来接替西陵山及南岸防守阵地后，才撤下来，集结于三斗坪。

综述这次宜昌阻击战，敌人空军、炮兵占绝对优势，兵力起初为一个师团（第13师团）以后两天陆续增援一个旅团（樱井旅团），比我军兵力多三分之一。但在我全师忠勇将士，英勇顽强，在宜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致敌伤亡3000多人，损耗了大量装备，才得到一座空城。这次战役，我师亦伤亡1700多名官兵，最后奉命撤出宜昌，全师将士仍然士气高昂，在宜昌外围扼守山区要点，还不时出击，予敌以扰乱性打击。

二月中旬，全师开回四川补充整训。

编写后的话：

增援保卫宜昌战役结束后，二月中旬，全师开回四川整补。我随罗师长和参谋长去重庆军部（18军）述职，汇报宜昌战役经过。在军部有人说，重庆舆论界对这次宜昌作战，几天就失守，造成大后方民众惶惶不安，认为18师作战不力，颇有烦言。有的报纸还提出要追究责任。我们把整个作战经过、敌我兵力、空炮优势、火力配备、地理条件，分项作了对比，以及4天来与敌奋战详细经过、组织战地服务团撤离全城老弱妇幼等大量资料，由军部转报军委审查。军令部召见了罗师长，详询作战情况，并未责备，但也未予嘉勉。

我是亲身参加这一战役的，一切作战布署战斗指挥方案，我是参与制定的。我认为这一战役，我师是尽了最大的战斗责任的。在那完全处于孤立无援和不利的地形下，仅凭着步兵轻武器与挟有空炮绝对优势和兵员超过之敌，拚死奋战4个昼夜，54团在土门垭、鸦鹊岭一带血战三昼夜，牺牲了自团长以下700多官兵，阵地仍屹立未动。53团处于火海中奋战，拚持一天，最后在城内逐巷与敌周旋。18师一万多官兵，是抱着为国家为民族存亡而战斗到最后，还获得杀伤敌寇3000多人的辉煌战绩。如果当时所有国民党军队，都能象18师那样，尽最大力量，我们战场时的形势，就不会象那时那样的糟糕。尤其是发动群众，军民配合，为战地服务，最后军民撤退，做到坚壁清野有秩序的撤离，无一群众损失和伤亡，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少有的。现在来追写这一战役经过，我要为18师在宜昌战役说一句，在抗击日寇的作战中，18师的广大官兵是尽到了应尽的责任的。

1987年11月27日于四川成都

梁 山 坡 激 战

蒋 治 英



原国民党第二军九师，在广西昆仑关战役中，师长郑作民将军被日寇飞机炸死以后，全师官兵要为师长报仇雪恨的决心，比钢铁还要坚硬。一九四〇年上半年，部队在湖南常德、汉寿一带整训不到三个月，这个报仇的机会就由于日本鬼子西犯宜昌而来到了。

记得我是3月初被任命为九师二十七团团长的，5月中旬，全军就奉命在宜都、松滋一带地区渡江，参加保卫宜昌的外围战。部队渡江后，立即经古老背、鸦鹊岭，直奔当阳及其以东地区，摆开阵地，以抗击西进日军。几天以后，继友军撤退之后，果然紧跟其后的鬼子军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我们让友军全部通过后，先以一个突然狙击，给敌人来了一个下马威，歼灭其前哨一小部，活捉了两个鬼子兵。过细审问一下，两个都是东北人“假鬼子”，他俩都愿意投降。后来经过短暂时间的教育考察，也就把他们补到连队，让他们参加抗日，为国效劳。

敌人吃了这样小小的一点亏，行动就放慢下来。不久，敌人就用飞机、大炮轰炸，出动坦克和紧跟在坦克背后的鬼子

兵，呱呱啦啦地蜂涌而来。这显然认为我们是国军主力，摆出要与我们决战一场的姿态。我们则用预先摆好的反坦克炮、火箭筒打翻了他两个“乌龟壳”，使敌人的步兵冲锋顿时被挫。接着，敌人仅只使用飞机大炮向我阵地狂轰滥炸，鬼子的步兵却始终不敢轻易冲锋进攻，前来送死。

我军为了使固守宜昌的友军减少压力，待敌人再次来犯时，故意向西且战且退，一面靠近宜昌，一面诱敌深入到对我有利对敌不利的山地作战，好剥夺敌人武器之优势，以便把敌人一举歼灭在山沟沟里。计划确定了，我们部队就佯作节节败退模样，牢牢牵着敌人的鼻子，退一步，停停打打，再退一步。这样通过当阳城、长坂坡、玉泉山，一直后移到梁山坡、团堰岗、石坂滩这一线，然后站稳脚跟，组织堵击歼敌。这时我团负担固守梁山坡主阵地并待机消灭敌人的任务。因此，一到梁山坡即构筑工事，等待与敌人决战。愚蠢的敌人，误认为我军不堪一击，企图趁我立足未稳，疯狂向我大举进攻，连连组织冲锋，企图突破与夺我阵地。一次不成，再来一次，夜战不行，白天又来。这样接连三天激战不已，致使我团占领的这块梁山坡阵地失而复得者达七次之多。足见战斗之激烈，在最危急的最后一次，我团仅仅还控制一个排的预备队没有使用了。为了鼓舞士气，我先用电话通知第一线，然后亲自带了两名卫士和一名司号长，上前沿阵地去督战。我尚未爬上山顶，而鬼子兵却又将我阵地突破了一个缺口，涌了上来。这时何德春、魏国栋两位营长，在官兵伤亡过半的情况下，仍然毅然当机立断，再次组织冲锋，夺回阵地，堵住缺口。一时间杀声震天，整个山头都在震动，最后一批冲进来的鬼子，又都以全被埋葬结束了这次冲锋。我这时才进入战壕，恰好跳在三营一个副班长李孟喜的旁边。他很高兴地向我汇报战况说：“团长，您来

得正好！您看，这么多死尸横七竖八，摆满了整个山头，乍看起来，好象分不出是敌人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但仔细观察一下，也就能弄清楚了，那被枪炮打死的，大部分是我们的官兵，那些被大刀砍死或者脑壳与身子分了家的，就是鬼子兵。”我说：“好！好得很！鬼子给我们一枪，我们还鬼子一刀，这就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嘛’！”这个副班长笑了。他又说：“喏，刚才我一个人杀死两个鬼子，还夺得了这挺歪把子轻机枪，就全靠我这大刀，很管用呢。”我说：“对了，你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支歌唱出神来了，也用得对头，我当面记你一功，还要传令嘉奖！”

接着，他又说。“现在，我们正面的敌人也在那里构筑工事了。最讨厌的就是那里（他用手指着反坡上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小土包）还有敌人一挺重机枪，死赖着不肯走。如果我手中还有两颗手榴弹的话，我敢保证把这颗钉子拔掉！”跟随我的两个卫士从自己身上分给他四枚手榴弹，李孟喜跃出战壕，迂迴着向敌重机枪阵地摸去，不一会儿，果然轰轰两响，那里的重机枪哑声了。接着，只见李孟喜从敌人的掩体内拖出那挺重机枪来，真正拔掉了这颗讨厌的钉子。

与此同时，我左翼补充团方面的情况却突然紧张起来。从电话上我听到师长张琼正在和该团团长通电话，师长说：“孙团长吗？据情况判断，当面的敌人现在很可能想从你那里讨点便宜才甘心，因为他在老蒋（指蒋治英——编者）那边是赔了老本的。老蒋是你的老部下，他学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学得不错，用得灵活，几天来在梁山坡与鬼子杀了个‘七进七出’，而阵地还是掌握在我们手中。连敌人广播电台也不得不承认，‘皇军渡过襄河以后，如入无人之境，想不到在当阳及其以西地区却碰到敌人三天三夜的顽抗’，看样子，现在敌人又送到

你们门口来了，你一定要……”这时由于电话线断了，没有听到孙团长的回话。后来，孙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不料正碰上日寇打来的炮弹爆炸，牺牲在石坂滩阵前了。但敌人并未进攻孙团，只放了一阵空炮后，就悄然收兵了。

第二天，由于我们知道另支超前敌寇攻占了宜昌城，我军已陷入东西两面敌军夹击之中，遂奉命转移，到后方集结整补，待机反攻。这场保卫宜昌的外围阻击战就这样结束了。

1988年7月7日于湖南桂阳

东山寺战斗亲历记

兰 金 安

1940年5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沙市不久，继续西犯，其先头部队已进抵宜昌外围玉泉寺、鸦鹊岭、土门垭之线。宜昌危急，当时我十八军军长彭善奉令率部一一八师和十八师由四川璧山驰援宜昌，进行宜昌保卫战。这时我正在十八师（师长罗广文）第五十四团三营九连当少尉排长。部队奉令从驻地八塘镇出发，于农历四月底乘嘉陵江小船运送到重庆江北头塘长江边，待命转船，开赴宜昌。到重庆后，我原打算进城探望一个亲友，也未获批准，当天下午即登上民生舱18号启航，足见当时形势之紧张了。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我没有抱怨团长。大约农历五月初一，我部到达宜昌，旋即进入宜昌飞机场边的东山寺一带阵地。当时我军军事部署据我所知，第一一八师担任我军的左翼，第十八师则守东山寺直到江边担任我军右翼。另有十一师为军的预备师，我们五十四团则为十八师的左翼，负责守卫东山寺一线，第五十二团为师的预备队，在（师右翼）第五十三团后待命，我们连则在营的第一线右翼，第一、二排在前，本排为预备队。部队进入阵地后，即行构筑工事。这一带从未构筑过工事，紧急中，全体官兵只能挖临时掩蔽体，以应付需要，自然谈不上坚固。初四凌晨，日本侵略军攻击部队在大量骑兵的配合下，猛攻汉宜公路线一带，同时以飞机多组（三架为一组），对我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并以若干